



第七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1(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莫里斯·蒂德博尔-宾兹根据大会第 [77/218](#)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9/150](#)。



## 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莫里斯·蒂德博尔-宾兹的报告

### 调查和防止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及多元性别者和间性者的非法死亡<sup>1</sup>

#### 一. 引言

1. 本报告审查了普遍存在的<sup>2</sup>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及多元性别者和间性者非法死亡问题。在一些地方，仅仅因为具有某些不符合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及性特征，就可受到法律惩罚，而死刑仍然是对同性性行为的一种刑罚。

2. LGBT 等首字母缩略词以及性别奇异和无性向等术语反映了政治和法律上的身份认同，这些身份认同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并且可能会引起争议。因此，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采用了前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维克托·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建议的方法，<sup>3</sup> 在提到个人或社区时使用“LGBT 和多元性别”一词，以促进包容性。“多元性别者”指其性别认同与主流规范不一致的人。由于对间性者的暴力模式不一定反映其他群体所经历的暴力模式，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否则不会将与 LGBT 和多元性别社区有关的一般调查结果适用于间性者。在引用文件时，采用作者使用的语言。

3. 政府未能积极干预，保护 LGBT 人士、多元性别者和间性者(下称 LGBTIQ+) 的权利，导致他们死亡。执法人员和安保干事行为残暴，社区和家庭可能会杀害其非常规性别成员。事实上，即使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的行为或感知或实际身份或特征不被定罪，允许更改出生证明和结婚并禁止歧视，持久的偏见仍意味着 LGBTIQ+ 人士继续被杀害。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受害者，还波及亲人和社区。即使暴力不致命，“但也可能间接造成死亡……因为创造了歧视、不利和绝望的环境”。<sup>4</sup>

4. 为了适当调查这些罪行，当局必须以证据为基础，了解谁是受害者、他们如何理解自己以及社会如何理解他们。一个人的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及性特征可能与社会压迫和排斥的其他原因交织在一起。必须说明暴力的所有动机和借口。如果能够更好地了解针对 LGBTIQ+ 人士的致命暴力的独特模式，就可以更好地调查、起诉这些罪行，当然也可以更好地预防这些罪行。在增进理解的同时，包括负责刑事调查的机构在内的国家机构，如果不是整个社会，必须

<sup>1</sup> 为了编写这份报告，特别报告员发出提供投入的呼吁，收到了 63 份材料。此外，还对世界各地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及多元性别者和间性者的非法死亡进行了广泛研究，并与专家进行了广泛协商。特别报告员感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包括其在拉丁美洲的区域和国家办事处所作的贡献，并特别感谢 Bebe Loff(莫纳什大学 Michael Kirby 中心/Eleos Justice)为编写本报告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协助。

<sup>2</sup> [A/HRC/19/41](#)，第 20 段。

<sup>3</sup> [A/77/235](#)，第 4 段。

<sup>4</sup> 澳大利亚，*LGBTIQ 仇恨犯罪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新南威尔士，2023 年)，第 11 页。

在态度、结构和程序上做出改变。在开展这些工作的同时，还必须防止暴力和歧视，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并促进接受。

5. 在制定预防和解决 LGBTIQ+人士死亡问题的战略时，更有用的做法可能是询问这种杀戮符合谁的利益。哪些限制因素妨碍了对这些死亡事件的适当调查？这些杀戮如何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文化和宗教中表现出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有助于指导死亡调查。

### 受害者

6. 要对 LGBTIQ+人士进行合格的死亡调查，就必须深入了解性、性活动和性别存在的方式，以及当地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方式。最近的一份报告确认，“对一个社区的了解可能有助于调查人员在涉及该社区成员的调查中对富有成效的调查方向作出知情的判断”。<sup>5</sup> 报告还进一步指出，“性、性存在和性别是个人身份和经历的问题。……准确描述一个人的性别、性存在和(或)性的唯一方法是了解他们如何理解和描述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sup>6</sup>

7. 一般而言，对性、性存在和性别的描述因时间、地点、语言、文化和社会而异。对行为和特征进行命名和分类的愿望产生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疑性恋者和间性者”等术语。这些分类并不反映人们历来或当今普遍的自我描述方式。MVPFAFF+是太平洋文化中各种性别和性表达和角色的首字母缩写。<sup>7</sup> 首字母缩写的含义“最好在其文化背景下理解，对每个人的含义可能不同”。<sup>8</sup> 间性者可能有不同的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

8. 在所有地方都存在不同性别和性行为的证据。对非洲同性恋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非洲传统信仰体系中没有将同性关系单列为罪恶或将其与疾病或心理健康的概念联系起来的例子”。<sup>9</sup> 此外，“保护 LGBT 人士和间性者的权利将破坏非洲'家庭价值观'的论点。忽视了 LGBT 人士和间性者长期以来一直是非洲文明一部分的事实”。<sup>10</sup>

9. 在亚洲和欧洲，“伊斯兰同性恋的一贯模式……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来，从有年龄差异的关系……到以阿曼的男性 khanith、伊拉克南部的女性

<sup>5</sup> 同上，第 1403 页。

<sup>6</sup> 同上，第七页。

<sup>7</sup> 见 <https://homosaurus.org/v3/homoit0002653>。

<sup>8</sup> InsideOUT, “Rainbow terminology: sex, gender, sexuality and other key terms”, 2021, p. 9。

<sup>9</sup> Stephen O. Murray, Will Roscoe and Marc Epprecht, *Boy-Wives and Female Husbands: Studies in African Homosexualit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21); Sylvia Tamale, ed., *African Sexualities: A Reader* (Cape Town, Dakar, Nairobi and Oxford, Pambazuka Press, 2011)。

<sup>10</sup>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制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美洲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的联合对话》(比勒陀利亚，比勒陀利亚大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 33 页。

mustergil 和巴尔干半岛的誓言处女为代表的另类性别身份”。<sup>11</sup> 人们不认为性别一成不变，接受基于婚姻和生育的性别转换。

10. 在世界所有区域，两种以上的性别早已得到承认。<sup>12</sup> 在亚洲和美洲，最著名的可能是南亚的海吉拉和北美的双灵人。在美洲土著人口中，“许多民族接受多重性和性别角色的做法……[这些角色]符合各自部落内各种文化认可的角色，包括战士、传统疗法术士、酋长、药师、宗教仪式人物和预言家”。<sup>13</sup>

## 二. 国际和区域法

11. 国家观察站和研究表明，杀害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的事件比受到调查、审判或提交区域或国际论坛的事件要频繁得多。<sup>14</sup> 目前，国际或区域法院没有处理歧视性谋杀间性者的案件。

12. 只要国家知道或本应知道任何可能的非法死亡，就必须对其进行调查。如果国家工作人员造成死亡或一个人在国家羁押期间死亡，则应承担额外责任。在武装冲突或敌对行动期间仍然有调查的义务。调查必须迅速、有效、彻底、独立、公正和透明。要做到有效和彻底，调查至少必须查明受害者身份，收集和保存证明死因的材料，查明肇事者和证人，获取相关证据，确定死因、方式、地点和时间，最后确定涉及死亡的人员及其潜在责任。国家应使死者家属能够有效参与调查过程，并保护他们免受相关威胁或虐待。<sup>15</sup>

13. 家庭成员有权平等和有效地诉诸司法；获得充分、有效和迅速的赔偿；其法律地位得到承认；获取有关侵权行为的信息；诉诸相关的问责机制。这包括有关情况、遗骸的位置和状况以及死因的信息。其他规定适用于强迫失踪和武装冲突案件。<sup>16</sup>

<sup>11</sup> Will Roscoe and Stephen O. Murray, eds., *Islamic Homosexualities: Cultur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 1, pp. 5 and 6.

<sup>12</sup> A/78/227, 第 8 至 14 段。

<sup>13</sup> 见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berdache>。

<sup>14</sup> A/HRC/35/23, 第 56 段。

<sup>15</sup> 《关于调查潜在非法死亡的明尼苏达规程》(2016 年)。

<sup>16</sup> 同上。

14. 大会<sup>17</sup>和人权理事会<sup>18</sup>一再强调，需要保护人们免遭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包括保护他们的生命权。提交理事会的一份报告阐明了国家对 LGBTI+人士的义务，包括保护生命的义务，<sup>19</sup> 理事会最近通过了一项关于打击对间性者的歧视、暴力和有害做法的决议。<sup>20</sup>

15. 人权事务委员会收到的关于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生命权的案件很少。在 X.诉瑞典案中，一名批评圣战者的双性恋阿富汗作家和电影制片人逃往瑞典，但被拒绝庇护。X.声称，如果他返回阿富汗，就有可能因其性取向而遭受酷刑。委员会认为，将他驱逐出境将侵犯生命权。

16. 前任特别报告员一再强调，各国必须采取行动，防止非法杀害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sup>21</sup> 阿涅丝·卡拉马尔提请注意，被拘留的跨性别者遭受的暴力以及被视为同性恋的人遭受的强奸和性酷刑增多。她申明，适用死刑以惩罚双方同意的同性性行为构成了对生命权的任意剥夺。<sup>22</sup>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

17.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结社自由的第 10 条已被各国法院用于保护 LGBTI+人士的权利。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通过了一些决议，保护间性者的权利，<sup>23</sup> 防止基于个人真实或推定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暴力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sup>24</sup> 并谴责杀害非洲 LGBTI+人士的行为。<sup>25</sup>

#### 美洲区域法

18. *Azul Rojas Marin* 等人诉秘鲁<sup>26</sup> 是美洲人权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涉及对 LGBTI 人士施暴的案件。*Azul* 是一名跨性别女性，当时被认定为同性恋男子，一天晚上被警察拘留，她的性取向受到侮辱，并遭到强奸和折磨。随后，一名法医在一名检察官在场的情况下对她进行了非自愿检查，以影响医疗结果。当局没有进行调查。法院在 2020 年的裁决中裁定，国家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定暴力行为是否出于偏见和歧视，并对当局询问以往性史和使用侮辱性语言提出

<sup>17</sup> 第 57/214 号决议，第 6 段；第 61/173 号决议，第 5(b)段；第 65/208 号决议，第 6(b)段。

<sup>18</sup> 第 17/19、27/32、32/2、40/5、41/18、50/10 和 55/14 号决议。

<sup>19</sup> A/HRC/19/41。

<sup>20</sup> 第 55/14 号决议。

<sup>21</sup> A/HRC/4/20 、 A/HRC/4/20/Add.1 、 A/HRC/4/20/Add.2 、 A/HRC/11/2/Add.7 、 A/HRC/14/24/Add.2、A/HRC/17/28/Add.1、A/HRC/31/66、A/HRC/35/23 和 E/CN.4/1999/39。

<sup>22</sup> A/HRC/35/23，第 45 至 47 段。

<sup>23</sup> ACHPR/Res.552 (LXXIV) 2023.

<sup>24</sup> ACHPR/Res.275 (LV) 2014.

<sup>25</sup> 例如见 <https://achpr.au.int/en/news/press-releases/2023-01-07/press-statement-tragic-murder-edwin-chiloba-kenya>。

<sup>26</sup> 美洲人权法院，*Azul Rojas Marin* 等人诉秘鲁案，2020 年 3 月 12 日判决。

批评。如果有“具体迹象表明或怀疑暴力是基于歧视”，不调查歧视意图可能构成歧视。

19. 正如杀害女性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sup>27</sup>指出，在 *Vicky Hernández* 等人诉洪都拉斯一案中，法院认定该国应对未充分调查 2009 年被洪都拉斯安全部队杀害的跨性别女人权活动者和性工作者 *Vicky Hernández* 的死亡负责，并指出，当怀疑存在基于歧视的暴力行为时，各国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步骤收集和保護证据，探索一切实际手段以查明真相，并作出充分合理、公正和客观的决定，不得遗漏可能表明存在基于歧视的暴力行为的可疑事实。<sup>28</sup> 法院命令洪都拉斯向该家庭提供大量赔偿；制定并实施一项针对执法人员的长期培训计划；在涉及暴力侵害 LGBTI 人士案件的刑事诉讼期间，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查和司法行政规程；设计并实施一个针对这些案件的数据收集系统，以评估暴力和歧视的类型、普遍程度和模式。

### 欧洲区域法

20. 在 *A.A. 诉俄罗斯案* 中，<sup>29</sup> 格罗兹尼警方于 2017 年处决了 27 至 56 名涉嫌参与恐怖主义或同性恋的男子。亲属们向车臣调查委员会投訴说，执法机构没有进行调查，要求进行刑事立案。针对一些被绑架男子的刑事案件已经立案。2021 年，欧洲人权法院确认存在侵犯生命权的行为：当国家工作人员被指控负有责任时，必须进行全面调查。

21. *Stoyanova 诉保加利亚案*<sup>30</sup> 涉及诉请人的儿子被仇视同性恋者杀害。2008 年，3 名男子致命地袭击了诉请人的儿子，因为他看起来像同性恋。2 名袭击者因使用了痛苦的方法而被判犯有谋杀重罪。尽管确定此次袭击出于无端的恐同动机，但国内法院无法明确作出这一认定。法院认定，由于保加利亚《刑法》没有将恐同意图作为加重处罚的因素，因此存在系统性侵犯生命权的行为。法院坚持认为，在调查暴力袭击时，当局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步骤，揭露可能的歧视动机；这一点也适用于司法程序。将具有歧视意图的暴力视同其他暴力无异于对特别破坏基本权利的行为视而不见。

22. *M.C. 和 A.C. 诉罗马尼亚案*，<sup>31</sup> 涉及 2006 年骄傲游行后，一名同性恋者遭到殴打。受害者向警方提出正式申诉。尽管提供了关于一些袭击者的信息，数次要求提供调查进展情况的信息，还向内政部提出了申诉，但一年后警方仍要求停止调查。警方告知受害者，被控罪行已失去法定时效，这一点得到了总检察官的认可。布加勒斯特区法院同意调查不够尽职，但驳回了申诉。2016 年，法

<sup>27</sup> [A/78/254](#)。

<sup>28</sup> 美洲人权法院，*Vicky Hernández* 等人诉洪都拉斯，2021 年 3 月 26 日判决(案情、赔偿和费用)，第 107 段。

<sup>29</sup> 欧洲人权法院，*A.A.* 等人诉俄罗斯案，第 37008/19 号诉请，2021 年 12 月 14 日判决。

<sup>30</sup> 欧洲人权法院，*Stoyanova 诉保加利亚案*，第 56070/18 号诉请，2022 年 9 月 14 日判决。

<sup>31</sup> 欧洲人权法院，*M.C. 和 A.C. 诉罗马尼亚案*，第 12060/12 号诉请，2016 年 4 月 12 日判决，第 113 段。

院认定 M.C.和 A.C.的遭遇是针对他们的身份，有悖人的尊严。调查没有效果，因为调查持续时间太长，存在严重缺陷，而且没有考虑到可能的歧视动机。鉴于对 LGBTI 人士社区的敌意和受害者的证据，即使在没有禁止仇恨言论的法律的情况下，对歧视作为动因的调查也必不可少；否则，就会忽视偏见作为一种动机，这被视为等同于国家纵容仇恨犯罪。

23. 在 *Identoba* 诉格鲁吉亚案中，法院认定，该国未履行义务，没有保护示威者免遭恐同暴力行为并进行有效调查的，“特别强调揭露偏见动机，查明应对实施恐同暴力行为负责的人”。<sup>32</sup> 此后，欧洲基本权利机构编写了一份文件，以协助欧洲联盟成员国当局调查仇恨犯罪，不论偏见动机或所涉行为者。<sup>33</sup>

### 三. 国家暴力

#### 国家认可对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的杀害并使之合法化

24. 同性性行为可能是死罪或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罪行。国家可能对被认为或实际的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适用不相关的法律，并处以重罚，例如恐怖主义或淫秽犯罪。国家可能通过合法的借口减轻或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从而纵容杀人行为。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由于行为人的所谓“荣誉动机”，可减轻或免除刑事罪责。<sup>34</sup>

25. 国家可能允许“男同性恋恐慌”辩护，即男性被告辩称，受害者的实际或感知性取向应减轻谋杀罪的罪责-谋杀是对受害者明显的非暴力性挑逗的反应。一些国家默许对跨性别者的暴力行为，允许在杀人案审判中以“跨性别恐慌”为辩护理由。2000 年至 2019 年期间，在美利坚合众国 32 起涉及跨性别妇女的凶杀案中提出了这一辩护理由。<sup>35</sup>

26. 伊朗法律规定，如果将阴茎插入另一名男子体内的男子有妻子或强奸过另一名男子，将被判处死刑。无论情况如何，作为接受者的男子都会被判处死刑。“在地球上传播腐朽”这一死罪也可适用于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sup>36</sup> 在乌干达，根据《反同性恋法》，“严重的同性恋”是一种死罪。据报，至少在一个案

<sup>32</sup> 欧洲人权法院，*Identoba* 等人诉格鲁吉亚，第 73235/12 号诉请，2015 年 5 月 12 日判决。

<sup>33</sup> 欧洲基本权利机构，“Unmasking bias motives in crimes: selected case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2018 年 11 月 27 日。

<sup>34</sup> Mai Sato and Christopher Alexander, *State-Sanctioned Killing of Sexual Minorities: Looking beyond the Death Penalty* (Eleos Justice, 2021), pp. 61-64.

<sup>35</sup> W. Carsten Andresen, “Research note: comparing the gay and trans panic defenses”, *Women and Criminal Justice*, vol. 32, Nos. 1-2 (2022).

<sup>36</sup> 世界反对死刑联盟等对提供投入的呼吁作出回应。



件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严重同性恋的指控，<sup>37</sup> 令人关切的是，起诉仅仅是基于被告实际或感知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

27. 2023 年 11 月，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将“国际男 LGBT 运动”定性为极端主义，此后，针对俄罗斯 LGBT 社区的袭击和国家批准的迫害事件有所增加。<sup>38</sup>

#### 未合法化的直接国家暴力

28. 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可能鼓励民团和其他团体对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实施暴力，并支持无视此类罪行的官员。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可能被错误逮捕并在警察局被杀害。他们可能会因虚假理由被监禁，并在监狱中面临危及生命的暴力。<sup>39</sup> 跨性别妇女通常根据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被监禁，导致她们遭受囚犯、监狱或警察官员的极端身体虐待、性虐待和精神虐待。<sup>40</sup> 需要救生治疗的跨性别妇女因“受到歧视和无法获得基本服务”而在羁押期间死亡。<sup>41</sup>

29. 国家可能会开展“清洗”或“社会清洗”运动，使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失踪和被杀害。据报，在伊拉克和哥伦比亚，LGBT 人士在武装团体的“矫正暴力”和“人口清洗”运动中受到死亡威胁后被迫离开家园。<sup>42</sup>

#### 加国家未能保护生命权而造成的死亡

30. 剥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不承认法律面前的人格，无疑会促使过早死亡。国家主导或国家共谋的对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的污名化和边缘化可导致死亡，这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方面有充分记载，但也是除此之外造成伤害和疾病的一个因果因素。

31. 变性手术可能会挽救生命。2015 年的一项研究报告称，44%接受此类手术的人自杀念头减少。<sup>43</sup> 这些手术可能非法，面临种种法律障碍，或者费用太高。尽管假定接受变性手术的人可以治愈同性恋，<sup>44</sup> 但伊朗的跨性别妇女继续遭受

<sup>37</sup>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3/08/uganda-authorities-must-drop-charges-in-death-penalty-case-under-anti-homosexuality-act/>。另见 <https://www.hrw.org/news/2024/04/04/uganda-court-upholds-anti-homosexuality-act>。

<sup>38</sup> 见 <https://www.hrw.org/news/2024/02/15/russia-first-convictions-under-lgbt-extremist-ruling>。

<sup>39</sup> 见 [https://www.unodc.org/pdf/criminal\\_justice/Handbook\\_on\\_Prisoners\\_with\\_Special\\_Needs.pdf](https://www.unodc.org/pdf/criminal_justice/Handbook_on_Prisoners_with_Special_Needs.pdf)。

<sup>40</sup> A/HRC/35/23，第 46 段。

<sup>41</sup> 同上。

<sup>42</sup> Alon Margalit, “Still a blind spot: the protection of LGBT persons during armed conflict and other situations of viole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100, Nos. 1-3 (2018).

<sup>43</sup> 见 <https://www.hsph.harvard.edu/news/hsph-in-the-news/mental-health-benefits-associated-with-gender-affirming-surgery/>。

<sup>44</sup> Sato and Alexander, *State-Sanctioned Killing of Sexual Minorities*, p. 39.



威胁生命的暴力。一项针对 127 名伊朗跨性别妇女的研究发现，50%以上的跨性别妇女曾试图自杀。<sup>45</sup>

32. 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LGBTIQ+难民可能遭受暴力。例如，肯尼亚的卡库马难民营约有 20 万难民，该难民营的暴力事件因未能对威胁进行调查而变得更加严重。LGBT 难民和多元性别难民仅讲述了一例对举报的侵犯行为(包括生命威胁)采取后续行动的情况。<sup>46</sup>

### 安全和司法机构

33. 执法机构往往偏向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并侧重于对个人不法行为的解释。军队等其他安全部门机构也有类似的特点。官员在行使权力时已经并继续对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实施一系列虐待行为。要想让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对这些机构抱有任何程度的信任，就必须进行广泛的改革。

34. 种族方面的文献表明，尽管按照工作场所非歧视性做法的要求，执法部门需要多样化，但这并不一定会改善治安或社区体验，限制对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的伤害。一定程度的变革是可能的，但如果没有深入的结构改革、长期承诺和定期强化，变革就不会蓬勃发展。

35. 在 1999 年麦克弗森报告发表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警方努力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工作队伍，淡化男性文化，并与少数群体社区建立关系。<sup>47</sup> 这些举措包括积极征聘 LGB 警官；投资于全国男同性恋警察协会，促进男同性恋工作人员网络；任命 LGBT 联络官；高级警官参加 LGB 活动。2003 年，新立法禁止在工作场所因性取向而歧视。有一段时间，LGB 警官报告称，他们的待遇有所改善，尽管大男子主义文化仍然存在，贬低了少数群体的贡献。<sup>48</sup>

36. 2023 年对伦敦大都会警察局的审查发现，该警察局与 LGBTQ+社区的关系中存在不协调、短暂的举措。通过不当行为和投诉程序提出的关切很可能被驳回，而不可接受的行为却得以大行其道。这项审查认为，消除歧视是法律和业务上的当务之急：要取得进展，公安部门必须承认其组织程序和系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主义、厌女症和恐同症。审查建议有条不紊地处理警察结构和程序的几乎每一个方面。

### 保护 LGBTIQ+人士权利的良好做法

37. 当更广泛的社会接受不歧视和问责制的价值观并将这些价值观体现在法律中，当这些价值观得到政治家和高级官员的效仿和加强时，就有可能实现变革。

<sup>45</sup> Azar Nematollahi and others, “Discrimination, violence, and suicide in transgender women in Iran”,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vol. 43, Nos. 7–8 (2022).

<sup>46</sup> 肯尼亚全国男女同性恋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sup>47</sup> Matthew Jones, “A diversity stone left unturned? Exploring the occupational complexities surrounding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olice officers”, in *The Future of Policing*, 1st ed., Jennifer M. Brown, ed. (Routledge, 2014).

<sup>48</sup> 同上。

挪威和瑞典被视为对 LGBT 人士友好的国家：在挪威，国家警察局制定了一项三年计划，以加强警察与包括 LGBTIQ+人士在内的少数群体的合作。新的仇恨犯罪中心旨在提高警察在预防、情报、对话和建立信任工作、调查和起诉方面的能力。该中心定期与从事相关社区工作的国家组织联系，并将编制仇恨犯罪统计数据。挪威的《性别与性多元化行动计划》(2023-2026 年)旨在提高性别奇异者的生活质量，保障他们的权利，并促进更大程度地接受性别与性多元化。《行动计划》在仍存在重大挑战的领域中确定了优先行动。<sup>49</sup>

38. 在瑞典，瑞典警察部门打击仇恨犯罪，包括针对 LGBTIQ+人士的仇恨犯罪。所有警区都有一名国家协调员和多名专门调查员。国家警察与其他主管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市政当局、学校和学术界以及风险群体合作，以更好地应对仇恨犯罪。<sup>50</sup>

39. 政府团体和非政府团体开发了警察培训资源，如国际男女同性恋协会欧洲分会开发的资源<sup>51</sup>和国际检察官协会开发的关于起诉仇恨犯罪的全面实用指南。<sup>52</sup> 后者讨论了提高公众认识运动、与社区团体和民间社会的外联活动、媒体战略、数据收集和监测。

40. 虽然在哥伦比亚 LGBT 人士的人权有所改善，但凶杀案仍屡见不鲜。2022 年，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调查和起诉基于受害者性取向和(或)性别认同(真实或感知)的暴力行为的良好做法指南，其中界定了这种暴力行为、应如何理解这种行为以及国家在调查和起诉方面的义务。<sup>53</sup> 2023 年，该办公室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负责调查以受害者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为动机的犯罪。

41. 印度最高法院提供了法官宣传模块，<sup>54</sup> 解释性、性别、性存在和性别奇异者关系的概念；介绍 LGBTIQ+人士面临的歧视；提倡使用正确的术语；概述了相关判例；提出了确保平等待遇和福利的建议。该模块中包括一个警察规程，用于“处理失踪人员投诉或家人/亲属绑架/非法监禁指控”。该规程申明，法院可以考虑在警察骚扰 LGBTIQ+人士或其他协助他们的人之后，是否应给予纪律处分或刑事处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关于间性者人权的培训课程是司法官员性别与人权培训方案的一部分。

<sup>49</sup> 挪威对提供投入的呼吁所作的回应。

<sup>50</sup> 挪威对提供投入的呼吁所作的回应。

<sup>51</sup> 见 <https://www.ilga-europe.org/report/toolkit-for-training-police-officers-on-tackling-lgbti-phobic-crime/>。

<sup>52</sup> 国际检察官协会，《起诉仇恨犯罪：实用指南》(华沙，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2014 年)。

<sup>53</sup> 哥伦比亚外交部对提供投入的呼吁所作的回应。

<sup>54</sup> 可查阅 <https://ecommitteesci.gov.in/document/sensitisation-module-for-the-judiciary-on-lgbtiqa-community/>。

42. 必须监测和评价任何有关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群体的举措，以确保目标仍然适当并得到实现。在南非，政府设立了一个包括执法当局和民间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利益攸关方工作队，以监测对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仇恨犯罪的调查和起诉，其任务是推动解决悬而未决的案件。<sup>55</sup>

### 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43. 冲突期间，当问责减弱时，警察和安全部队法外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的现象比比皆是。LGBT 人士往往是所有群体中受保护最少的群体。<sup>56</sup> 这种暴力行为大多出于歧视性动机。LGBTQ 人士之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原因有二：安全真空使其成为可能，其他人不会保护他们，暴力大众化；由于以前的活动经验以及声援受压迫群体等原因，他们经常参加抵抗运动。<sup>57</sup> 在过渡时期及以后，这些根深蒂固的行为很难改变。“当政治和社会不确定性高、结构和规则较新、犯罪率上升以及官员预期会遭到公民对抗时……政府倾向于给安全部队更大的回旋余地，并允许许多暴力行为继续存在。<sup>58</sup> 如果发生变化，可能会遭到强烈抵制。

44. 国际刑事法院注重建立针对性别迫害罪的问责制。该法院 2023 年政策概述了指导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 10 项原则，包括体察创伤的办法；交叉视角；尽职调查性别犯罪；克服神话、成见和误解；性别平等能力主流化；执行、监测和评价该政策。应从初步审查到判决和赔偿适用这些原则。检察官办公室征聘具有性别犯罪方面专门知识的人员，并期望在所有征聘中都具备基本的性别平等能力。对工作人员的持续教育对于确保有效调查和起诉性别犯罪至关重要。

45. 哥伦比亚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认定，由冲突引发的暴力侵害 LGBTQ 人士行为属于性别迫害，是一种危害人类罪。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哥人民军)最近被指控迫害 29 名 LGBTQ 受害者。“[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承认，武装行为体迫害这些 LGBTQ 受害者是其感知的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并将此巩固控制的一种更广泛的策略。”<sup>59</sup> 此外，“必须关注战争期间被利用的权力差异，并致力于消除这些有毒的等级制度，包括性别和性存在等级制度。……[特别司

<sup>55</sup> 人权高专办，《自由平等地生活：各国如何应对针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间性者的暴力和歧视》(纽约和日内瓦，2016年)，第 31 页。

<sup>56</sup> Margalit, “Still a blind spot”.

<sup>57</sup> Outright International, “LGBTQ lives in conflict and crisis: a queer agenda for peace, security, and accountability”, February 2023, pp. 7 and 8.

<sup>58</sup> Mark Ungar, “State violence and LGBT rights”, in *Violence and Politics: Globalization's Paradox*, 1st ed., Kenton Worcester, Sally Avery Bermanzohn and Mark Ungar, e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53.

<sup>59</sup> 国际同性恋人权委员会, “Colombia's peace tribunal breaks new ground on LGBTQ persecution”, 2023 年 10 月 2 日。

法管辖机制]承认对性别奇异者和妇女的性别迫害具有多样性，这为各国以哥伦比亚为榜样，致力于以包容的方式预防暴行和建设和平带来了希望”。<sup>60</sup>

### 数据收集和分析

46. 为了适当保护社区并调查 LGBT 人士和多元者的潜在非法死亡，警官必须熟悉当地的歧视性暴力模式。必须收集和分析按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以及性特征分列的数据。除非法律要求收集具体数据，变量与犯罪及其调查的要素相一致，否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对严格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关于暴力侵害 LGBT 人士和多元者的假设将仍然只是猜测。基于可靠数据和其他知识来源的跨学科研究结果可以为调查战略和起诉提供依据。

47. 在国家将某些形式的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定为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必须存在一种推定，即收集数据的目的是有悖国际人权法，这是一种得到多种说法支持的可行理论……数据在此类情况下被用作政府官员监视、骚扰、诱捕、逮捕和迫害的依据”。<sup>61</sup>

48. 2021 年，联合王国人口普查包括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问题。虽然 7.5% 的成年人选择不回答关于性取向问题，6% 的成年人选择不回答性别认同问题，但估计有 500 000 人自认为是多元性别，这一信息对于规划包容性服务获取和保护人权至关重要。<sup>62</sup>

49. 瑞典国家预防犯罪委员会根据向警方报告的犯罪，发布仇恨犯罪统计两年期报告，其中确定了仇恨犯罪的动机。2022 年，在向警方报告的 328 起案件中，确定了 340 个与 LGBTIQ 有关的仇恨犯罪动机；没有谋杀案件。此外，瑞典性别平等署还负责对 LGBTIQ 人士在亲密关系中遭受暴力的情况和风险进行摸底，以确定所需干预措施的类型。瑞典青年和民间社会署深入分析了进一步努力支持年轻 LGBTQ 人士的必要性，这些年轻人可能面临荣誉相关暴力和压迫的风险，包括试图使其转变的风险。<sup>63</sup>

50. 2012 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从 57 个参加国中的 27 个国家收到了关于仇恨犯罪的统计数据。该办公室随后编写了《仇恨犯罪数据收集和监测机制：实用指南》，以协助成员国开展数据收集工作。欧洲联盟基本权利署对歧视和仇恨犯罪的经历以及 LGBTIQ 人士的观点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调查，最近一次是在 2023 年，收集了来自 30 个国家的 10 万多名回复者的数据。

<sup>60</sup> 同上。

<sup>61</sup> [A/HRC/41/45](#)，第 22 段。

<sup>62</sup> [A/HRC/56/49/Add.1](#)，第 33 至 38 段。

<sup>63</sup> 瑞典对提供投入的呼吁所作的回应。

从收集的数据中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 LGBTIQ 人士在调查前一年考虑过自杀。年轻人、跨性别者、非二元性者和多元性别者最可能有自杀念头。<sup>64</sup>

51. 2020 年，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访问了乌克兰。他介绍了对警方记录的仇恨犯罪数量、登记的案件数量和起诉数量产生积极影响的措施，包括通过了警察道德行为规则，以公平对待每个人，不论其性取向如何；任命国家和区域仇恨犯罪问题联络人；拟定关于调查仇恨犯罪的内部准则、实用指南和培训；在警察犯罪报告中列入不容忍动机；对内政部的工作人员进行关于容忍和不歧视的培训，并举行提高认识会议，以消除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有关的误解；张贴海报，鼓励举报仇恨犯罪；国家警察通过了一项防止仇恨犯罪计划；在警察部队设立仇恨犯罪监测组。<sup>65</sup>

52. 为解决数据缺乏的问题，设立了一些拉丁美洲观察站。观察站的调查结果往往比国家记录更全面，因为它们依赖于许多来源。例如，洪都拉斯女同性恋女权组织 *Catrachas* 对媒体进行监测，其观察站将支持战略性诉讼的信息系统化。一份报告<sup>66</sup> 发现，2017 年至 2022 年，男女同性恋、跨性别着装者、跨性别者、双性恋和间歇性者暴力死亡 194 起，失踪 3 起。报告指出，大多数受害者往往在 18 至 33 岁之间。在公共道路上共发现 28 具尸体。使用的武器包括枪支、刀具和钝器。暴力类型包括枪击、割伤、石刑、殴打和窒息而死。类似的报告类别也用于记录男女同性恋谋杀案。

53. 巴西观察站发现了大量针对 LGBTI+ 人士的暴力行为。在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273 人被杀害，使巴西成为杀害 LGBTI+ 人士最多的国家-或者数据最全面的国家。大约 58% 是跨性别着装者和跨性别者(跨性别着装者意味着拒绝作女人，或拒绝被理解为国家社会压迫制度所构建的类别)。大多数受害者年龄在 20 至 29 岁之间。观察站还提出公共政策建议。<sup>67</sup>

54. 观测站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必须予以支持。澳大利亚对 1990 年至 2015 年期间发生的 88 起凶杀案和疑似凶杀案进行了详细的审查，这些案件主要涉及男同性恋者、被认为是男同性恋的男子和跨性别妇女，<sup>68</sup> 报告发现攻击者与受害者之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原已存在的关系；有证据表明，年轻男子团伙和单独攻击者实施了连环杀人；攻击者团伙在社交场所杀害受害者，但在私人住宅由单个攻击者杀害受害者；场景通常被性化，或受到酗酒和吸毒的影响；攻击者采用各种杀人方法，经常对受害者施加暴力；攻击类型和所用武器因杀人地点而异。

<sup>64</sup> 欧洲联盟基本权利署，“LGBTIQ Equality at a Crossroads: Progress and Challenges”(维也纳，2024 年)，第 23 页。

<sup>65</sup> A/HRC/44/53/Add.1，第 44 段。

<sup>66</sup> 可查阅 [https://www.catrachas.org/\\_files/ugd/b262b8\\_31318f169864488ba9052c0bb8626dbc.pdf](https://www.catrachas.org/_files/ugd/b262b8_31318f169864488ba9052c0bb8626dbc.pdf)。

<sup>67</sup> Observatório de Mortes e Violências LGBTI+ no Brasil, “Brazil murders one LGBTI+ person every 32 hours in 2022”, 11 May 2023.

<sup>68</sup> 见 [https://www.aconhealth.org.au/report\\_into\\_historic\\_gay\\_hate\\_murders\\_calls\\_for\\_justice\\_and\\_healing](https://www.aconhealth.org.au/report_into_historic_gay_hate_murders_calls_for_justice_and_healing)。

55. 跨性别谋杀监测是跨性别欧洲的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目承认，大多数死亡事件未被举报或举报时未提及受害者的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以及性特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谋杀案举报数量高，这要归功于这些区域的监测系统。根据跨性别谋杀监测项目 2023 的数据，据报 321 名跨性别者和多元性别被杀害，其中 94% 是跨性别妇女或变为女性者，大多数是有色人种，年龄在 19 至 25 岁之间；48% 是性工作者；80% 的跨性别者受到种族主义的影响；在欧洲，45% 被杀害的跨性别者是移民或难民；46% 的人被枪杀，其中 28% 是在街上，26% 是在家中。<sup>69</sup>

56. 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经同行审查的关于杀害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即使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一些研究人员确定陌生人是主要犯罪人，而其他研究人员则强调已知犯罪人的作用。<sup>70</sup> 有一点是明确的：大多数犯罪人是男子，要么单独行动，要么结伙行动。杀人的妇女往往杀害亲密伴侣或杀婴。

57. 对中国 1 309 名跨性别者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显示，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终生流行率分别为 56.4% 和 16.1%，大大高于一般中国群体样本。<sup>71</sup> 近年来，40 名多跨性别者死于自杀，通常是在面临家庭暴力、校园欺凌或转化治疗之后。<sup>72</sup>

58. 一项关于暴力问题的探索性研究<sup>73</sup> 依据的是来自 9 个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的 3 798 名自我认定为性和性别少数群体的参与者的调查证据。“性别少数群体”被定义为跨性别妇女、跨性别男子或非正规性别者。调查发现，56% 的参与者在其一生中经遭受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29% 的参与者在过去一年中遭受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其中大部分涉及被胁迫结婚(18%)，其次是附近有人知道其性取向和(或)性别认同，以及感染艾滋病毒。与认同为性少数群体的顺性别参与者相比，非顺性别参与者遭受暴力的程度高得多。该研究表明，如果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被揭露，被迫与异性结婚的性和性别少数群体成员遭受配偶暴力的风险更高。

59. 2021 年发表的关于 LGBT 人士凶杀案文献的系统性审查报告<sup>74</sup> 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巴西、意大利、墨西哥和美国的 16 项研究，发现罪犯更有可能是男性，并且往往具有“大男子主义心态”。受害者和犯罪者吸毒和酗酒可能是一个诱

<sup>69</sup> 见 <https://transrespect.org/en/trans-murder-monitoring-2023/>。

<sup>70</sup> Jill Kehoe, “Anti-LGBTQ hate: an analysis of situational variables”, *Journal of Hate Studies*, vol. 16, No. 1 (2020), p. 24.

<sup>71</sup> Runsen Chen and others, “Suicidal ideation and attempted suicide amongst Chinese transgender persons: national population stud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vol. 245 (15 February 2019).

<sup>72</sup> 中国跨性别之声、中国彩虹观察和国际人权服务组织为响应提供投入的呼吁而联合提交的材料。

<sup>73</sup> Alex Müller and others, “Experience of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violence against 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ies in nine African countri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vol. 21 (2021).

<sup>74</sup> Wallace Góes Mendes and others,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GBT homicides”, *Ciência & Saúde Coletiva*, vol. 26, No. 11 (November 2021).



发因素。受害者更有可能遭到殴打、折磨或被刀或其他利器反复刺死。这些罪行通常涉及一名受害者和一名罪犯。男同性恋受害者更有可能在其住所内被杀害。跨性别者遇害在美洲(巴西、墨西哥和美国)更为普遍,而且更有可能发生在公共场所,因为他们很容易被认出,而且经常在街上做性工作。跨性别者遇害的可能性是男同性恋者的两倍。其中 80%以上不到 30 岁。调查结果证实,对 LGBT 群体的暴行呈上升趋势,造成了“流行病规模的问题”。

60. 虽然过度残暴往往被视为此类杀人的标志,锐器造成的多处伤口也是许多杀人案的一个特点。解剖和(或)生殖器部位及伤口的损毁性质可能对识别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中的凶杀案具有更大的意义。<sup>75</sup>

61. 仍未充分记录的主要犯罪地点是冲突环境,特别是社会动荡期间军事和准军事团体实施的杀戮,以及难民营中的死亡事件。“为了识别风险并预防和应对冲突和危机环境中针对 LGBTQ 人士的暴力行为,政策制定者和从业人员应力求了解根源,这些根源在不同背景下具有共性。”<sup>76</sup> LGBTQ 人士经常成为武装团体和其他犯罪者的目标,在武装冲突和危机中特别脆弱。有人建议收集和安全储存关于 LGBTIQ 人士在冲突环境中经历的信息,包括通过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监测、分析和报告安排。此外,在冲突或和平时期,间歇性的“社会清洗”行为也基本上没有记录,这些行为涉及定向杀害无家可归、在街头工作或出于任何原因外出的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

### 间性者的生命权

62. 间性者可能有不合规的性取向、性表达和性别,因此被剥夺生命权。然而,专门因间性而死亡的人具有不同的模式。

63. 一个人可能由于多种生理原因而生为间性者。如果这种情况在出生时就很明显,婴儿、母亲和家庭可能会被视为受到诅咒,婴儿预示着厄运,这可能会导致他们被杀害。他们可能被遗弃,任其死亡。<sup>77</sup> 通常这些婴儿出生后立即被家人或医务人员杀害。南非在 2008 年至 2010 年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 90 名受访的传统助产士和助产士中,88 人承认曾“处理掉”具有明显双性特征的婴儿。<sup>78</sup> 鉴于间性带来的耻辱以及弃婴和杀婴的隐蔽性,这类案件大多未被举报。<sup>79</sup> 同样,虽然估计印度每年有 1 万名间性婴儿出生,但没有任何机制确定准

<sup>75</sup> Stephen Cordner, former Director of the Victorian Institute of Forensic Medicine (Australi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1 May 2024.

<sup>76</sup> Outright International, “LGBTQ lives in conflict and crisis”, p. 6.

<sup>77</sup> 见 [https://www.chr.up.ac.za/images/researchunits/sogie/documents/Intersex\\_Report/Intersex\\_report\\_Oct\\_Sept\\_2022.pdf](https://www.chr.up.ac.za/images/researchunits/sogie/documents/Intersex_Report/Intersex_report_Oct_Sept_2022.pdf); 人权高专办,《关于针对间性者的侵犯人权行为:背景情况说明》(日内瓦,2019年)。

<sup>78</sup> 见 <https://www.justice.gov.za/vg/lgbti/2018-NationalIntersexMeetingReport.pdf>。

<sup>79</sup> 见 [https://www.knchr.org/Portals/0/REPORT-ON-INTERSEX-PERSONS%203\\_1.pdf](https://www.knchr.org/Portals/0/REPORT-ON-INTERSEX-PERSONS%203_1.pdf)。



确的数字。据报，在一个印度社区，间性婴儿被活埋。<sup>80</sup> 据报道，在中国81和尼泊尔也发生了类似的杀婴事件。<sup>82</sup>

64. 另据报，间性青少年和成年人遭到杀害和迫害。<sup>83</sup> 2017年，一项关于针对LGBTI群体的家庭暴力研究的分析推测，间性者与其他人一样，都有可能遭受家庭暴力，但几乎没有可用的研究。“因此，公共政策对间性者特有的问题保持沉默，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间性、强制性二元性别结构以及更广泛的多元性的有害信念和理解”。<sup>84</sup>

65. 很难找到国家支持的关于暴力侵害间性者的数据收集。美洲人权委员会LGBTI人士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建立了美洲暴力侵害LGBTI人士登记册，并发布了一份报告。<sup>85</sup> 各国没有提供关于暴力侵害间性者事件的数据，据推测是因为这种暴力行为，包括使间性者身体“正常化”的不必要医疗干预，符合国家批准的医疗规程，没有被家人谴责或以其他方式报告。

66. 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多份报告中，发现只有极少数国家已采取措施处理间性者面临的具体侵权行为。<sup>86</sup> 澳大利亚、马耳他和南非是当时唯一明确禁止基于性别特征或间性身份的歧视的国家。南非禁止歧视、骚扰间性者和针对间性者的仇恨言论，将间性纳入反歧视立法的性别定义。马耳他是第一个将“性特征”作为仇恨犯罪加重处罚因素的国家，从而保护了间性者。在肯尼亚，早期的一项法律允许间性者在其出生证明上被认定为“我”，从而提供了一个公认的法律地位。

67. 2024年，人权理事会在其题为“打击对间性者的歧视、暴力和有害做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55/14号决议中，请人权高专办编写一份报告，审查世界各区域针对先天性特征差异者的歧视性法律和政策、暴力行为和有害做法及其根源。

<sup>80</sup> Srishti Madurai 和 NNID 基金会，联合非政府组织向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交的材料，2019年7月26日。

<sup>81</sup> 人权高专办，《关于针对间性者的侵犯人权行为》。

<sup>82</sup> CEDAW/C/NPL/CO/6，第18(c)段。

<sup>83</sup> 人权高专办，《关于针对间性者的侵犯人权行为》。另见 Joseph Odero, “Intersex in Kenya: held captive, beaten, hacked. Dead.”, 76crimes.com, 23 December 2015; and Olumide Makanjuola, “Who do we blame when an intersex teenager is attacked?”, The Guardian (Nigeria), 20 September 2017。

<sup>84</sup> 见 <https://rainbowhealthaustralia.org.au/media/pages/research-resources/primary-prevention-of-family-violence-against-people-from-lgbti-communities/116140877-1709686054/primary-prevention-of-fv-against-lgbti-people-report-accessible-pdf.pdf>。

<sup>85</sup> 美洲人权委员会，“Violence against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Persons Persons in the Americas”(2015)，第102至106段。

<sup>86</sup> 人权高专办，《自由平等地生活》；人权高专办，《生而自由、一律平等：国际人权法中的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特征》，第2版(纽约和日内瓦，2019年)。

### 犯罪者的动机：确定法律意图

68. “对潜在犯罪动机的评估是凶杀案侦探职责的核心部分；……动机指标……可能有助于确定谁犯下了特定罪行，进而确定应提出的适当指控”。<sup>87</sup>

69. 要理解杀害 LGBTIQ+人士的动机，就必须参考有关父权社会出现的研究，父权社会日益将财富定性为由男性赚取和保护，并通过反映顺性别异性恋价值观的宗教的发展和野蛮执法得到加强。在这种二元对立中，顺性别异性恋男性被描述为主动和强壮，其他人则是被动、软弱和狡猾。顺性别女性被限制，以防止财富被传给其他男性的孩子，所有偏离规范的人日益受到惩罚，尤其是行为像女性的男性。

70. 前独立专家维克托·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认为，“所审查的暴力和歧视行为的根源在于，惩罚的意图基于对受害者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对构成男性和女性或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二元理解，或对性别和性存在的陈规定型观念。相关行为无一例外地是根深蒂固的污名化和偏见、非理性仇恨和一种性别暴力的表现，其动机是想要惩罚被视为违抗性别规范的人”。<sup>88</sup>

71. 人们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施暴者的动机，如“制造差异”或表达和保护性别界限，特别是在犯罪人的性别受到挑战的情况下。<sup>89</sup> “社会认同理论”假设，个人认同会随着优越的群体认同而减弱，这可能会助长暴力。<sup>90</sup> 这些理论通常将施暴者设想为男性，试图展示其男子气概以获得优越感。家人和朋友、网上仇恨言论和更广泛的社会话语、与缺乏教育和经济不安全有关的挫折感以及无法解决人际冲突，都可能滋生偏见。<sup>91</sup>

72. 非法武装团体前成员为其行为辩解的依据是：“领导人对性行为持有的宗教或文化观念；纠正被认为异常的行为；实际消灭(通过强迫流离失所或暗杀)被认为对社会道德完整性构成威胁的个人；作为权力的展示，在这种情况下，边缘个人的尸体被用作帆布，武装团体在上面写下他们为统治一个领土而杀人的意愿”。<sup>92</sup>

73. Octavio Romero 是阿根廷海岸警卫队和河道警察部队的一名警官，在试图成为第一位缔结同性婚姻的阿根廷军警之后，他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其雇主负责巡查的河流中。经查明，他的死因是“被殴打致失去知觉并被抛入水中，溺水

<sup>87</sup> Australia,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LGBTIQ Hate Crimes, p. 1408.

<sup>88</sup> [A/HRC/38/43](#), 第 48 和 49 段。

<sup>89</sup> Kayla Allison, “The relevance of bias viol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in *Homicide and Violent Crime*, Mathieu Deflem, ed.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18).

<sup>90</sup> 同上。

<sup>91</sup> Mark Walters, “A general theories of hate crime? Strain, doing difference and self control”, *Critical Criminology*, vol. 19, No. 4 (2011).

<sup>92</sup> William J. Payne, “Death-squads contemplating queers as citizens: what Colombian paramilitaries are saying”,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vol. 23, No. 3 (2016), p. 329.

窒息而死”。检察官阻碍进行适当的调查。美洲人权委员会的诉讼导致达成一项和解，其中包括纠正安全部队行为的措施，<sup>93</sup> 包括由安全部制定一项规程，规定针对基于性取向和(或)性别认同、性表达和性特征的歧视投诉所需要采取的措施；制定 Octavio Romero 培训和宣传日方案并报告其执行情况；在安全部队中散发关于性多元化的小册子。为加强 LGBTIQ+ 人士诉诸司法的机会，将制定准则，规定在涉嫌杀害跨性别着装者和跨性别者、杀害女性和因基于性取向、性别认同、性表达或性特征的偏见或歧视而杀人的案件中应采取的方法，并将在安全部分发。美洲人权委员会 LGBTI 人士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包括监测、审计和跟进这些承诺。

### 犯罪的构成和定性

74. 各司法管辖区一直努力强调针对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的暴力罪行的仇恨或偏见因素。<sup>94</sup> 出于仇恨动机的犯罪可构成独立犯罪，或仇恨、偏见或成见的存在可被解释为加重因素，从而导致加重处罚。

75. 仇恨犯罪一般采用敌意模式或歧视性选择模式。敌意模式要求证明犯罪人的主观意图-对群体的敌意，而这一点很难证明。立法可提供一些行为的实例，如贬损性评论或承认，从中可推断出对作为某一群体成员的受害人的敌意。这使得主观仇恨或偏见元素稍微容易证明。歧视性选择模式采用一种客观方法，只需证明犯罪人伤害受害者是因为受害者实际或推测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成员；没有必要证明仇恨或敌意的存在。<sup>95</sup>

76. 拉丁美洲的“偏见”罪是歧视选择模式的一个版本。<sup>96</sup> 由于重点是犯罪者赋予群体特征的价值，因此不需要敌意。社会共谋是这些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为了能够识别偏见犯罪，已经制定了标准：

- 受害者选择：非异性恋规范的性别表达，作为人权维护者，可能与其他污名化特征相结合
- 背景：受害者、其他 LGBTI 人士、人权维护者或其他边缘化群体成员先前受到的威胁或攻击；犯罪人使用带有偏见的语言；事件发生在或接近与 LGBTI 人士有关的日子、事件或地点，或在有大量武装团体对边缘群体抱有成见的地方

<sup>93</sup> 美洲人权委员会，“Report on friendly settlement: Case 13.696, Octavio Romero and Gabriel Gersbach, Argentina” (report No. 31/24), 2024 年 5 月 21 日。

<sup>94</sup> Rose E. Gibson, “Beyond hate: investigating and prosecuting bias-motivated violence targeting the LGBTQI community”, *Department of Justice Journal of Federal Law and Practice*, vol. 70, No. 2 (March 2022), p. 202.

<sup>95</sup> 国际检察官协会, “Prosecuting Hate Crimes”。

<sup>96</sup> 见 <https://www.gob.pe/institucion/mpfn/informes-publicaciones/2829986-caracteristicas-criminologicas-de-las-muertes-dolosas-de-personas-lgtb-en-el-peru-2012-2021>。

- 暴力类型：伴有性暴力、酷刑或残忍待遇的犯罪；身体暴力集中在与受害者性别表达或性行为相关的解剖部位；或对受害者尸体的处置
- 社会背景：事件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武装团体或政治或宗教领袖宣布将 LGBTI 定为犯罪或进行迫害的背景下
- 第三方的看法：第三方怀疑出于偏见而杀人，和(或)警方或检方调查人员证实这一点<sup>97</sup>

77. 为了证明存在针对 LGBT 和多元性别者的仇恨犯罪，美国司法部的一名检察官试图制定犯罪人意图的标准，<sup>98</sup> 建议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审查是什么让犯罪人和受害者聚在一起，以及犯罪人对攻击行为的选择。犯罪分为三类：有预谋的犯罪、机会犯罪和受害者知道的犯罪人所犯罪行。对于有预谋的犯罪，受害者的选择可能会揭示关键证据。例如，如果有证据表明“犯罪人在其预期会找到 LGBTQI 人士的地方寻找受害者”，这就构成了确凿证据，证明犯罪人之所以将受害者作为目标，是因为受害者被认为具有某种身份。机会犯罪的发生仅仅是因为犯罪人基于成见怀疑受害者是 LGBTQI+ 群体成员，并因此使用某些类型的暴力。“矫正性”强奸就是一个例子。犯罪人可能与受害者或其他 LGBTQI+ 人士有亲密或其他关系，但这并不排除偏见犯罪的存在。调查人员和检察官越熟悉当地的成见和这些犯罪的动机，他们就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效。

78. 美洲人权委员会指出，“当犯罪确实是出于偏见，但没有被归类为偏见时，就会将责任转嫁给受害者(即这种偏见可能导致根据受害者的行动或行为而免除罪行或减轻罪行的严重性)。这种转嫁使一些权力结构变得隐形，这些结构再现了作为偏见基础的恐同成见，<sup>99</sup> 并可能有助于掩盖犯罪的真实性质。

#### 调查：最佳做法

79. 如前所述，美洲人权委员会编写了一份关于暴力分割 LGBTI 人士的详细报告。<sup>100</sup> 在讨论调查的具体细节之前，本报告深入探讨了性存在和性别、暴力侵害 LGBTI 人士的特点、将同性亲密行为和非规范性别认同定为犯罪的法律、暴力侵害 LGBTI 人士的性质、交叉性、数据收集和预防暴力的措施。调查必须恪尽职守，必须称职、公正和独立。

80. 妨碍有效调查的障碍包括：执法人员的疏忽和偏见态度；对动机的刻板假设；证人害怕受害或报复；证人的指控不被相信或可信度受到质疑；将双方同

<sup>97</sup> 见 [https://colombiadiversa.org/ddhh-2017/pdf/Informe\\_completo\\_DDHH\\_Violencia.pdf](https://colombiadiversa.org/ddhh-2017/pdf/Informe_completo_DDHH_Violencia.pdf), adapted in <https://www.gob.pe/institucion/mpfn/informes-publicaciones/2829986-caracteristicas-criminologicas-de-las-muertes-dolosas-de-personas-lgtb-en-el-peru-2012-2021>。

<sup>98</sup> Gibson, “Beyond hate”, p. 201.

<sup>99</sup> 美洲人权委员会，“Violence against LGBTI Persons in the Americas.”，第 485 段。

<sup>100</sup> 同上。

意的同性亲密行为定为犯罪的法律；纵容暴力侵害 LGBT 人士行为的法律；法官和其他司法系统官员的歧视态度。

81. 委员会建议各国不得阻止举报犯罪，不得伤害或攻击受害者和证人。由于存在报复风险，LGBTI 受害者和证人应该能够在保证隐私的情况下举报，并应受到尊重。国家工作人员在接受、处理和调查申诉时不应作出有偏见的假设，并应使用人们喜欢的代词。如果不确定，他们应该礼貌地询问。在调查和司法程序期间，受害者的近亲应有机会就事实、惩罚和赔偿发表意见。应向代表 LGBTI 人士利益的人提供法律援助方案，确保他们能够诉诸司法。有必要进行全面培训，并遵守处理暴力侵害 LGBTI 人士行为的规程，判决应反映罪行的严重性。

82. 委员会称，赔偿应针对直系亲属的具体情况并经过计算，以提供适当的复原、补偿和康复及满足需求措施，并保证不再发生。在结构性歧视方面，美洲人权法院指出，赔偿应导致复原和纠正。<sup>101</sup> 遇害的跨性别妇女往往没有亲生或收养家庭成员为其伸张正义。这可能要由死者的“社会家庭”来承担。然而，社会家庭的成员可能被忽视和遭受歧视。<sup>102</sup>

83. 2019 年，墨西哥城人权委员会建议总检察长办公室承认直接受害者的社会家庭为受害者，尽管没有血缘关系。墨西哥关于 LGBTI+人士的国家规程承认，社会家庭是指除直系亲属以外的人，他们起着预期的家庭作用，为 LGBTI+人士的福祉提供支持。<sup>103</sup>

84. 2022 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人权高专办、伊比利亚美洲公共事务部协会性别问题专门网络和非政府组织区域网络“无 LGBTI 暴力”启动了一个进程，以制定针对 LGBTI 人士的性别相关犯罪的刑事和法医调查区域规程；2024 年晚些时候将审议包括业务指南在内的文书草案。这很可能成为其他区域使用和(或)改编的参考。

85. 在阿根廷 Diana Sacayán(著名的跨性别着装者和人权维护者)被一名与她有亲密关系的男子和另一名男子杀害的案件<sup>104</sup>中，负责调查的检察官让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股参与，特别股的任务是在性别暴力，包括暴力侵害 LGBT 人士方面加强检察署的工作，该股得到社区的信任。该股敦促执行《拉丁美洲调查与性别相关杀害妇女行为示范议定书》，排除对受害者或被告的态度、特征或角色的成见或偏见，同时显现罪行的性别方面。包括一位人类学家在内的专家提供了关于跨性别着装者遭受的结构性暴力的证据。

<sup>101</sup> 同上，第 512 段。

<sup>102</sup> 同上，第 511 段。

<sup>103</sup> 见 [https://www.gob.mx/cms/uploads/attachment/file/383250/Protocolo\\_LGBTI\\_.pdf](https://www.gob.mx/cms/uploads/attachment/file/383250/Protocolo_LGBTI_.pdf), cited in the response from Ideas, Litigio Estratégico en Derechos Humanos, to the call for input.

<sup>104</sup> 见 Federal Criminal and Correctional Court No. 4 of Buenos Aires, Judgment (CCC 62182/2015/TO1), 6 July 2018.

86. 当局与受害者家属和朋友以及民间社会组织之间进行了流畅、持续的双向对话，并获得了相关信息。已采取措施保护受害者和证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受到尊重。为受影响最大的人提供了专业支持。有些访谈是在距离检察官办公室较远或以前从未接触过司法系统的人的家中进行的。幸存者和间接受害者作为积极当事人参与刑事诉讼，并能够在调查和审判期间有效参与。民间社会组织成立了 Diana Sacayán 司法委员会，促进了沟通，并在审判期间获得作为当事方的认可。为满足社区需要，有意识地作出努力，促进以赔偿方式结束刑事诉讼。与媒体的正式沟通试图确保报道不污名化，并确保这种犯罪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司法系统代表要求提供在 Sacayán 社交媒体账户中的所有相关信息，并采取避免所有证据材料丢失或损坏。

87. 尽管法官未予采纳，但偏见概念被用于解释暴力侵害 LGBT 人士的结构原因-这种暴力被定性为父权制的文化产物，父权制强制推行异性恋，而其他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必须受到审查和惩罚。因此，在审判期间，有证据证明，对 Diana Sacayán 身体的侵犯反映了她所遭受的严重歧视和侮辱。“杀害跨性别着装者”的概念被引入法庭。

88. 这个例子表明致力于发展和保持对犯罪的个人和政治性质以及相关敏感性的知情意识，已向法庭介绍了对这一点的理解；强有力的社区联系的存在和价值；以及为确保尊重家人、朋友和社区的参与和对其负责而作出的努力。对受影响者的需要和权利都给予了关注。从当地和国际上所有可能的来源收集证据，对其进行分析、保存并依赖这些证据。这是一次认真的调查。

#### 四. 结论

89. 一个人被视为实施了不道德或犯罪行为，对另一个人的伤害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在任何情况下，仅仅具有不合规范的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及性特征都不能被视为固有的犯罪或反社会行为，绝对不能成为剥夺生命的理由。接受这一点应被视为通向自由的大门，允许人们做自己，而不是遵从过时的父权制或宗教的正常观念。各国必须禁止和防止通过杀戮惩罚不合规范的行为，或确保其他人服从狭隘的性、性存在或性别观念。各国义务实现所有人不受歧视的生命权。

#### 五. 建议

90. **国家直接和间接参与。**各国应立即废除对自愿同性行为的所有刑事处罚。应废除或重新起草可能以歧视性方式适用于 LGBT 人士和多元性别者的罪行，以确保法律准确性。名誉杀人和杀害间性婴儿的行为应作为故意杀人予以处罚。应废除对谋杀的似是而非的辩护，如“男同性恋恐慌”辩护。所有暴力行为，包括政府官员(包括军方和相关团体)实施或怂恿的强制性身体检查，以及医疗人员实施或怂恿的杀害间性婴儿的行为，都应被定为刑事犯罪，并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处罚。



91. **解决司法系统和安全部队中的歧视问题。**消除对人的歧视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所有国家机构业务上的当务之急。歧视态度助长暴力，导致 LGBTIQ+人士或被认为是 LGBTIQ+人士的死亡。所有国家机构，特别是负责维护正义和安全的机构，必须紧急、彻底地查明并解决组织流程和系统中存在的对 LGBTIQ+人士的一切形式的歧视，而不是实施暴力。在司法系统高级官员和军官的领导下，根据社区和专家提供的信息，工作人员必须围绕性存在、性别和性特征发展基础广泛的能力。在征聘工作人员时，应要求在与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及性特征有关的罪行方面具备基本能力。应制定和遵守专门与 LGBTIQ+社区、个人、维权者、亲属和朋友进行非歧视性接触的规程。具体规程应涉及对他们死亡的调查。不妨设立专门的调查和起诉单位，并只指派在暴力侵害 LGBTIQ+人士方面具有专门知识的法官审理案件。制定短期举措是不够的；应将消除机构对 LGBTIQ+人士歧视的所有方面的义务视为持续性义务。各国必须确保对所有此类方案、举措和法律进行定期的内部独立监测和评价。应执行相关建议，除非有公开讨论过的合理理由不这样做。

92. **国家工作人员问责。**各国应在执法、军事和卫生机构内制定实施严格的问责措施，追究被发现实施或合谋实施暴力侵害 LGBTIQ+人士、维权者和亲友的官员的责任。对 LGBTIQ+人士可能非法死亡的报告不屑一顾，不尊重投诉人、家人(包括社会家庭)或证人，或在调查过程中玩忽职守的官员应被追究责任。这包括纪律措施、起诉和必要时免职。

93. **理解文化。**司法和安全系统机构应加强对 LGBTIQ+人士以及暴力侵害他们的驱动因素的理解。这包括与当地 LGBTIQ+社区建立密切联系，并致力于定期对话；与专家互动协作；持续开展有关暴力侵害 LGBTIQ+人士、犯罪人及其动机的员工培训。

94. **分类数据收集。**各国应收集关于 LGBTIQ+人士非法死亡和失踪的全面分类数据。数据至少应包括受害者和犯罪人的感知和实际性行为、性别认同和表达以及性特征、交叉脆弱性、受害者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凶杀可能是偏见或仇恨犯罪的迹象，包括伤口的位置、犯罪人的仇恨言论、与 LGBTIQ+人士有关的地点或日期以及发现尸体的位置。应收集和安全储存关于 LGBTIQ+人士在冲突环境中经历的信息，包括通过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监测、分析和报告安排。收集非正式数据的观察站应得到支持。

95. **证明犯罪。**应审查仇恨或偏见犯罪立法，以确保该立法保护 LGBTIQ+人士。可能难以证明犯罪人“憎恨”受害者是因为后者的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及性特征被认为不合规范。各国政府不妨考虑将这些罪行定为歧视选择或偏见犯罪。这样就可以引用 LGBTIQ+所面临的社会和结构性问题的证据，为司法决策创造一个更加知情的环境。

96. **尊重和赔偿。**家庭或社会家庭、朋友、社区成员和证人应酌情受到尊重，并得到他们积极参与死亡调查和审判所需的支持和保护。这包括尊重他们在提及受害者、他们自己和他人时所使用语言的偏好。应与相关家庭和社区成员讨



论赔偿和纠正措施的内容。应监督商定的纠正措施的执行情况，并公开报告进展情况。

97. **纠正。**如果国内高级法院目前没有权力下达纠正令，各国不妨使其能够下达纠正令。

98. **预防措施。**各国不妨考虑赋予国家人权机构或其他适当机构发布预防措施的权力，以保护处于严重和紧急情况下的个人或群体免受不可挽回的伤害。

99. **承认法律面前的人格。**各国政府必须保护 LGBTIQ+人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确保他们在法律面前的人格得到承认，这对跨性别者和间性者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必须与 LGBTIQ+社区合作，立即采取持续措施，纠正 LGBTIQ+人士面临的可能导致或促成死亡的结构性障碍。这包括性工作非犯罪化。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加剧易受暴力侵害和面临危及生命风险的程度。公共宣传运动应鼓励社会包容 LGBTIQ+人士，并谴责暴力侵害他们的行为。

100. **制定实施调查 LGBTIQ+人士潜在非法死亡的具体指南。**各国应根据《关于调查潜在非法死亡的明尼苏达规程》(2016 年)，认真调查 LGBTIQ+人士的所有潜在非法死亡，洪都拉斯和拉丁美洲在人权高专办支持下正在编写的相关具体规程可作为范本。此外，正如先前针对杀害女性调查所提的建议，应在《明尼苏达规程》中增加一个增编，以调查 LGBTIQ+人士可能非法死亡的情况。

101. **向保护 LGBTIQ+人士生命权的组织提供援助。**各国、国际机构和慈善机构应向旨在保护 LGBTIQ+人士生命权的组织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